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inan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0-5072,CN 44-1285/C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从华人移民看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与发展
作者： 陈晓锦，章策
网络首发日期： 2023-06-13
引用格式： 陈晓锦，章策. 从华人移民看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与发展[J/OL].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kns.cnki.net/kcms2/detail/44.1285.C.20230612.1255.024.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语言学研究

从华人移民看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与发展

陈晓锦，章 策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就注意到移民影响语言传播这一现象。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华人的移民流向奠定了汉语方言在全球的分布格局，并对汉语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华人移民推动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并影响海外汉语方言竞争力，甚至关乎海外汉语方言的承续与发展。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共同推动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造就了社区内部三种不同竞争力的海外汉语方言类型，即“一枝独秀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长型”。同时，华人移民塑造了中文学校教学语言的面貌，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文化的基础。

【关键词】海外汉语方言；华人；移民方式；传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H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3)05-0001-12

中国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早在秦汉时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东渡日本、高丽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人移民海外提供了通道。从唐朝至清代中叶(618—1840)，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壮大，一批批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远渡重洋，从事商品贸易，其中就有部分留居他乡。起初，华人海外移民只是零散出现，真正大规模移居海外应在鸦片战争之后。邹嘉彦、游汝杰编著的《汉语与华人社会》指出，近代华人出国谋生有四次高潮：(1)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后；(2)清末西方殖民地扩张时期；(3)20世纪20—3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4)20世纪40—50年代前后。^①除了近代四次移民高潮之外，我们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的现代海外移民活动又是一次历史性的移民高峰。正是这五次移民高潮，奠定了今日华人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并推动了不同规模大小的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华人人数约为6000万。^②移民海外的华人将自己的母语带到不同的移居国，逐渐形成了使用汉语方言的华人社区。时至今日，海外华人社区内部流行的主要有五大汉语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吴方言、官话方言。

华人移民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国内外学者对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特定的华人社群进行了多角

作者简介：陈晓锦、章策，暨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14ZDB1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14AYY005)；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课程建设项目“我是潮州人——实用潮州话会话教程”(JNXTKC2022002)。

① 邹嘉彦、游汝杰编著：《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② 潘岳：《相隔千里，只待重逢时》，中国侨网，<https://www.chinaqw.com/z/2021/2021qbzrhxc/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3日。

度的研究,受到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有以历史学视角分析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与发展史的,主要著作有: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①、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②、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③、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④、李春辉等的《美洲华侨华人史》^⑤等,这些著作系统完备地介绍了华人的移民史和奋斗史、杰出人物史、华人社会生活和社团组织、对中国建设的支持等,在华人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有以社会学视角对特定群体进行研究的,比如郑乐静的《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⑥、陈衍德的《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⑦等。这些著作详细描述了特定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内部的生活常态和文化面貌。也有从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着手,对汉语发展与华人移民的关系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如之前提及的邹嘉彦、游汝杰编著的《汉语与华人社会》。

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从华人移民看汉语方言在海外华人社区的传播和发展的综合研究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以笔者多年远赴海外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积累为基础,对获取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一方面从华人移民视角出发,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为汉语方言和方言文化研究增加更多的海外语料;另一方面从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和发展角度出发,探讨海外汉语方言保护的策略,以及海外汉语方言在国家战略层面所起的作用。

根据汉语方言在海外的分布情况,我们选取了全球25个国家(地区)海外华人社区五大汉语方言的37个方言点。在对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进行语言学调查之外,还从社会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及方言文化进行研究。本文聚焦于华人移民方式对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形成的影响,分析探讨当前海外汉语方言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从华人移民进一步窥探海外汉语方言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表1 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点分布情况

汉语方言类型	洲名	分布情况
粤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泗里街新会话;②缅甸曼德勒台山药
	大洋洲	①澳大利亚悉尼广府话
	非洲	①南非约翰内斯堡广府话;②(法属)留尼汪圣丹尼顺德话
	欧洲	①英国伦敦广府话;②英国曼彻斯特广府话;③西班牙马德里广府话;④荷兰阿姆斯特丹广府话;⑤法国巴黎广府话
	美洲	①加拿大多伦多广府话;②加拿大温哥华广府话;③加拿大维多利亚台山药;④美国佛雷斯诺市中山话;⑤巴西圣保罗台山药;⑥巴西里约热内卢台山药;⑦古巴哈瓦那台山药;⑧巴拿马巴拿马城四邑(恩平)话;⑨巴拿马巴拿马城广府话;⑩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州白云区人和话;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府话
官话方言	亚洲	①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骚葫芦甘肃话;②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县营盘乡陕西话;③泰国清莱府的澜沧话;④缅甸果敢自治区的果敢话;⑤老挝勐醒汉语

①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③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⑥ 郑乐静:《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⑦ 陈衍德:《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续上表)

汉语方言类型	洲名	分布情况
闽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泗里街福建闽南话;②马来西亚东马诗巫福建闽清闽东话; ③马来西亚东马诗巫福建古田闽东话
	欧洲	①法国巴黎闽南方言潮州话
	美洲	①加拿大温哥华闽南方言潮州话
吴方言	亚洲	①日本神户老派上海方言语言状况调查
	欧洲	①法国巴黎华人社区青田方言调查研究;②意大利普拉托温州籍华侨华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客家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诗巫客家话;②印度尼西亚棉兰美达村客家话
	非洲	①毛里求斯路易港客家话

一、近现代移民方式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定型

纵观历朝历代华人的移民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归结出“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两大类。所谓“零散式移民”，是一种没有经过系统组织且不成规模的移民方式，具有持续性和传递性的特征。至于“批量式移民”，是基于一定的移民目的，通过呼朋唤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具有阶段性、集群性的特征。在“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新的华人社区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诞生。“零散式移民”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批量式移民”则开始出现在明清两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批量式移民”的规模空前庞大，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迁移海外活动。本节将着重讨论鸦片战争后近现代华人的“批量式移民”方式与海外华人社区形成的内在联系。

(一) 近代“批量式移民”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

“批量式移民”方式是海外华人社区形成的关键所在，广东、福建沿海的华人是近代移民海外的主力军。他们通过“下南洋、过番”去“垦殖、开路、淘金”，逐渐流向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五大洲形成了一批数量不等的华人聚居地，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雏形。早期的华人移民往往是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国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等站稳脚跟后，旋即返乡带领亲朋好友乡邻接力式地外迁。

1. 美国华人社区的形成

美国的建国历史只有 200 余年，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却几可媲美美国的建国史。华人大规模进入美国，始于 1848 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据不完全统计，1851 年，约有 2.5 万名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而仅仅一年之后的 1852 年，从中国抵达美国的新移民数量就增加了 20 000 余人。到 1880 年，移民美国的华人人数已经突破 10 万^①，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广东台山地区。当时，美国的华人人数在短期内出现了激增，这与广东台山人的“批量式移民”方式不无关系。基于此，以粤方言台山话为主要交际用语的美国华人社区形成。

2. 巴拿马华人社区的形成

南美洲巴拿马的华人社区存在了近 200 年，从巴拿马华人 20 世纪 90 年代立于巴拿马城太平洋岸边的“华人抵达巴拿马 150 周年纪念碑”可得而知。最初移民巴拿马的华人，大多数是招募去

① 李其荣：《移民与近代美国》，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修筑铁路和运河的华工。1851年至1903年,大批广东籍华工前赴后继远渡重洋,助力了巴拿马的发展和建设。从巴拿马华人社区的华人祖籍地来源看,以广东花县^①、中山、清远、宝安等地为多,广东花县的客家群体是巴拿马华人社区的主力军。据统计,广东花县籍的客家人约占巴拿马华人社区的60%。^②巴拿马华人社区内主要通行花都的客家方言,这自然与客籍华人的“批量式移民”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目前,该国的客家方言语言生态状况依然良好。在巴拿马城华人开的酒楼里,从事服务行业的某些本地人也会使用客家话报菜名。

3. 马来西亚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区的形成

1901年,福州人黄乃裳带领1000多名福州移民前往马来西亚砂拉越的诗巫(Sibu)垦殖,正式揭开福州人移居砂拉越的序幕。随后又有两批近千名的移民陆续抵达诗巫,他们成为福州社群在拉让江流域的奠基者。后续又有几批福州乡亲被前行者带到诗巫。福州人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砂拉越最大的华人社区,至今约有20万华人居住于此。^③早年移民南洋的福建籍华人主要来自闽南漳、泉二府,黄乃裳带领的福州人南下开荒,从此使得拉让江流域有了闽东人的身影。黄乃裳成为诗巫华人社区内的知名人物,诗巫市区还设有“黄乃裳路”以作纪念。

漫步在马来西亚诗巫街头,华文招牌映入眼帘,耳边不时传来华语、福州话、闽南话、广东客家话等汉语方言,^④但闽东福州话依旧是诗巫华人社区的强势方言。如今,马来西亚诗巫的华人社区是海外为数不多的,且流行闽东方言的华人社区。^⑤

(二) 现代“批量式移民”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

“批量式移民”自开启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从近代肇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时至今日,一些比较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仍与这种移民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华人社区的形成

中国与巴西的历史渊源悠久,华人移民巴西最早可上溯到19世纪初。在1808年至1819年年间,中国澳门和广州就有人携带茶种茶苗到巴西指导巴西人种植茶叶,修筑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到维多利亚的铁路,至今有200余年历史。^⑥但华人最初只是以“零散式移民”方式进入巴西,而如今构成巴西华人社区主体的移民则主要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据不完全统计,巴西华人的规模已将近30万,圣保罗是巴西华人最多的城市。^⑦圣保罗虽然还没有一个正式命名的唐人街,但是华人主要聚居在原先占据了几条街道,现已改称为“东方区”的日本街一带。其次是曾为巴西首都的里约热内卢^⑧,也零散分布着华人。从移民的民系构成来看,广东上台山和下台山的移民是两地华人的主体。在广东民间,习惯将台山分为上台山和下台山。上台山指的是台山的北部,下台山指的是台山的南部。圣保罗的台山籍华人主要来自下台山的海晏、汶村、上川岛、下川岛等地。里约热内卢的台山籍华人主要来自上台山的广海、三八、都斛等地。祖籍地的差别会直接影响到移民目的国的内部民系分布,致使同一乡里的华人高度集中在同处一个城市的华人社区,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来自祖籍地广东下台山和上台山华人的

①“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前身。1993年6月,“花县”改建为花都市。2000年5月2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花都市,设立广州市花都区,区人民政府驻新华镇。

②数据系笔者赴海外调查所得,国内也有“75%”或“80%”之说。

③[马来西亚]田英成:《砂拉越华人社会史研究》,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11年版,第68—69页。

④刘计峰、高楚东:《马来西亚诗巫市华人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日常文化实践》,《世界民族》2022年第2期。

⑤陈李茂:《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方言》2019年第3期。

⑥陈太荣、刘正勤:《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

⑦密素敏:《试析巴西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入特点与挑战》,《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⑧因里约热内卢曾为巴西的首都,华人至今仍简称其为“皇城”。

分布,就说明了这一点。

2. 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社区的形成

意大利普拉托(Prato)的华人社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新华人社区。1980年末,来自浙江温州的第一批华人抵达普拉托后从“打工仔”做起,从事缝纫、剪裁、熨衣、包装等工作,不仅很快还清了家中债务,还攒下了出国后的“第一桶金”。之后自主创业,盘下当地的工厂和店面。随着生意规模扩大,华人不断吸引大批乡亲,通过“批量式移民”补充当地的劳动力。根据普拉托市政府统计办公室(Comune di Prato)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普拉托总人口约19.2万,其中外国移民3.6万,而华人移民总量达到1.9万左右,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0%,占外国移民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①侨居普拉托的90%的中国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邻近城市浙江丽水,而其中有70%的华人来自文成县(今隶属于温州市)和青田县(今隶属于丽水市)。^②同时,吴方言温州话是社区内部通行的交际用语,普拉托也因此被戏称为“温州城”。

3. 美国纽约华人社区的形成

美国纽约的华人社区一百多年前由广东台山籍的华人创立,原只通行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但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后,中国政府逐步开放福建侨眷出国探亲,美国纽约华人社区的方言面貌至此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一批批来自福州东郊马尾、亭江镇、连江琯头镇、长乐琅岐镇及潭头镇等地的福州人侨眷抵达美国,稳固的福州人社区慢慢形成。这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移民互助网络,为之后福州等地大规模移民美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大批来自福建福州、福清、长乐等地的华人通过“批量式移民”方式涌入,渐进地改变了原来的华人社区结构。现在纽约的唐人街除了流行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外,也流行闽方言闽东福州话,以致唐人街商铺的招工要求都出现了“懂福州话者优先”的条目,福州的美食如光饼、鼎边糊、芋粿、肉燕等食品在唐人街也随处可见。

二、华人移民影响下的海外汉语方言竞争力

移民在“批量式移民”方式的推动下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通常会发扬农耕文明聚族而居的传统。为了谋求发展,再通过“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交织的方式吸引更多同方言和同文化的群体以充实自身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内部的交际用语会根据华人所属民系的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政策等因素进行选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社区,会因移民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面貌的语言景观,随着内部汉语方言竞争力的强弱不同而呈现出三种类型:“一枝独秀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长型”。

(一)“一枝独秀型”海外汉语方言

海外汉语方言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通用程度,往往和使用某种方言的人口数量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某一时期移民海外的人数密集度越高,客居他乡之后更容易使用本民系内部的汉语方言维系内部的日常生活。对于后来迁入的其他个体方言来说,由于移居地华人社区已经存在另外一种汉语方言,他们的汉语方言大多只能消融在当地社区已有的方言中。^③

^① Nielsen & Ingrid & Olga Paritski & and Russell Smyth, “A Minority-Status Perspective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A Study of an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a Small Italian Town”, *Urban Studies*, Vol. 49, 2012, pp. 307 - 318.

^② Mette Thunø, *Beyond Chinatown: 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7, pp. 115 - 136.

^③ 陈晓锦、黄高飞:《汉语海洋方言的扩散与回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 北美洲的粤方言广府话

美国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华人社区,原先以粤方言台山话为主要交际用语,20世纪70至80年代以后便转换为当时流行的粤方言广府话。这与继广东台山华人早期通过“批量式移民”之后,20世纪70至80年代广东穗港澳籍华人的大批涌入,以及粤方言广府话传媒风靡全球华人社区相关。同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其内部的华人社区状况亦是如此。由此可知,移民的数量和移民语言的地位直接影响到了海外华人社区内部的交际用语。

2. 东南亚泰国的闽方言潮州话

有史可考的中国人迁移泰国的活动,始于素可泰王朝。^①中泰之间由于地缘相近、文化相亲,泰国华人与主流社会融入很深。长久以来,泰国华人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刘文正、王永光基于美国著名学者史金纳、庄国土等学者的估算方法和相关数据,推算出2011年泰国华侨华人数量为718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10.6%。^②其中,多数泰国华人来自广东潮汕地区。根据《潮汕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泰国的潮人有350多万人”,^③在广东潮汕地区的移民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以“零散式移民”为主。自18世纪郑信建立吞武里皇朝后^④,在泰国郑王室的庇荫和影响推动下,大批广东潮汕人不断乘坐红头船通过“批量式移民”抵达泰国。^⑤由此,闽方言潮州话成为泰国华人社区中的主要交际用语,并一直通行至今。时至今日,泰国华人所说的“唐话”或泰语中的“中国话”,实际上就是潮州话。潮州话是泰国华人社区的主要语言,对当地的泰语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典型的潮州话词语被本土泰语吸收,成为泰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中亚的东干语

东干语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或地区的东干族所使用的汉语方言^⑥,源自我国西北原陕甘(包括今青海和宁夏)一带的官话方言。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原陕甘的上万名回民通过“批量式移民”迁移到中亚。之后其语言受到俄语、中亚诸突厥语的共同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干语。^⑦东干语很好地保存了清末西北方言的许多语言特征,比如将学校称“学堂”,将政府叫“衙门”,“路费”称作“盘缠”等^⑧。也有的在海外与其他语言接触后形成了自身特色,如东干语中的从格标记“搭[-ta]上”带有明显的突厥语痕迹。从文字系统来看,东干族以西里尔字母为主体的文字系统记录了原先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以及到达中亚后创造的书面文学,使得东干语在其社区内保持着较高的活力,具有广泛的社区使用群体基础。

作为一种被俄语和突厥语包围的“汉语方言岛”,东干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东干族内部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语言替换现象,始终保持着汉语陕甘宁方言的基本面貌。

4. 欧洲的吴方言温州话

吴方言温州话是欧洲各国华人社区内部的强势汉语方言。早期的温州人以“零散式移民”的方

① 素可泰王国,是泰国历史上首个有史料可以查证的王国,存在时间是1238年至1438年。

② 刘文正、王永光:《二十一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人口趋势、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丘进:《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6页。

③ 潮汕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潮汕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

④ 郑信,又名郑昭,其父郑镛是潮州人,其母为泰国人。郑信打败了缅甸的入侵并统一了泰国各部,奠定了现代泰国的基本版图,被泰国人尊称为“吞武里大帝”。

⑤ 李益杰:《海外潮汕华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原因浅析》,《东南亚》2004年第1期。

⑥ 关于“东干族”的“东干”得名之由,学界说法不一。张成材(2005)等学者认为“东干”即“东岸”。参见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

⑦ 王超:《中亚东干人语言文字变迁与当代发展思考》,《西北民族论丛》2015年第2期。

⑧ 参见莫超:《“东干语”与陕甘青方言》,莫超主编,张建军、任丽花副主编,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中学、甘肃方言研究所编,甘于恩主编:《域外乡愁的回音》,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9—47页。

式进入欧洲大陆，但未形成群体性现象，并不具备一定规模。20世纪80年代，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大批来自文成、瑞安以及青田的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凭借海外亲缘关系通过“批量式移民”进入欧洲。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增加，在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全新的华人社区。其中，以意大利普拉托的温州华人社区最为典型。在意大利普拉托温州华人社区内部，温州话凭借其祖籍地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成为社区内部的主要交际工具。就连部分来自温州邻县青田的华侨华人，^①他们除了在家庭内部交流使用青田话之外，在外通常选择温州话进行日常交际和商贸往来。在欧洲的温州华人社区内部，虽然社区成员的温州话存在口音上的差异，但是“大温州话”的宽泛概念，是欧洲温州华人社区共同族群身份认同的情感纽带之一。

（二）“势均力敌型”海外汉语方言

在同一侨居国内，华人会根据民系内部的语言、文化等参考因素聚集在某一区域内。随着人口的增多，该区域内部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华人社区。倘若几支移民民系存在相对均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力量，由于地理阻隔造成交通不便，就会使得同一国家或地区中来自不同民系的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进而在语言竞争力上呈现出“势均力敌”的面貌。

1. 东南亚文莱的福建小金门闽南话与广东揭西河婆客家话

东南亚国家都存在各种不同汉语方言的华人社区，文莱国内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就是一种典型。文莱全国划分为4个区，即文莱-穆阿拉(Brunei-Muara)、马来奕(Belait)、都东(Tutong)、淡布隆(Temburong)。全国华人人数量约40000人。首都斯里巴加湾华人社区群体大多是福建省金门人的后裔，主要流行福建小金门闽南话。福建话是文莱华人社区中强势的方言，一些祖籍地非闽方言区的华人也能够熟练使用。距离首都个把小时车程的著名产油区马来奕华人社区，则主要流行客家方言广东揭西河婆客家话。^②

2. 非洲留尼汪广东粤方言顺德话与广东梅州客家话

非洲的海岛法属留尼汪，其首府圣丹尼华人社区流行单一的粤方言广东顺德话。但距其仅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南部旅游城市圣皮埃尔华人社区却只流行广东梅州客家话，这都是不同时期华人通过“批量式移民”方式形成的一种语言分布现象。根据调查所知，当初先抵达法属留尼汪的广东顺德籍华人到了圣丹尼定居之后，在“批量式移民”方式作用下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华人社区。后到的广东梅州籍华人原先试图融入圣丹尼华人社区，但因多种因素的阻碍，只能在临近的圣皮埃尔扎稳脚跟，然后发展壮大。

“势均力敌型”的海外汉语方言现象主要存在于社区形成初期，特别是在全球化之前的农耕文明时代。但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相对独立状态将会被打破。加之居住国的教育政策等原因，华人社区内部的双语双方言现象更加凸显。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接触下，海外华人社区原有的平衡将会丧失，内部的语言保持与否，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此消彼长型”海外汉语方言

移民可以改变语言关系，重塑区域性语言生态。^③一个国家的华人社区倘若没有不断适量补充

①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中对吴方言的分类，温州话属于“瓯江片吴语”，而青田话属于“上丽片吴语”，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别。

② 陈晓锦：《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语言现状》，王建设、孙汝建主编：《第二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15页。

③ 韩晓明：《“移民-扩散型”语言传播及其特征——以东南亚汉语传播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的新生力量, 华人社区自然会慢慢萎缩, 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也会随之逐渐消亡。反之, 假使有新生力量的涌入和国家语言政策的扶持, 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将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种新生力量的补充, 既可以是阶段性的“批量式”涌入, 也可以是持续性的“零散式”填充。

1. 消亡型: 古巴哈瓦那粤方言

加勒比海国家古巴哈瓦那曾有“小巴黎、小香港”之称, 其华人社区在鼎盛时期人数高达十几万。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二次移民以及没有新移民输入, 社区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笔者几年前去调查时, 发现古巴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人仅剩115人。^①与别处的粤方言表达不同, 当地华人社区所使用的粤方言词——唐人仔、唐人女,^②指的是华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孩子, 从侧面说明古巴华人渴望社区兴旺的心态。华人人数日渐减少, 社区内流行的粤方言台山话极度濒危, 只有个别人能说, 华人见面说西班牙语, 在粤方言广府话的影响下, 台山话掺入了广府话的成分, 连台山话语音以曲折的方法区别单复数人称代词的固有表达方式都丢失了, 复数人称代词改为添加广府话复数人称代词的“哋”尾表示。

2. 兴盛型: 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客家方言

非洲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客家华人社区, 因经过不同阶段的“批量式移民”,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语言生态和竞争力, 至今流行着广东梅州客家话。华人移民毛里求斯的时间当不迟于19世纪末, 从该国25卢比的货币上印着华人朱梅麟^③头像就可证实。今日当地华人社区的客家人可以按年龄和移民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1) 年龄70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毛里求斯客家人, 多数从小在父母的要求下就读于中文学校, 有的还曾专门返回国内祖籍地求学, 他们的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加之旧时毛里求斯客家人开办的新华学校和国内广东梅州的学校都基本以客家话授课, 因此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客家话。

(2) 20世纪50年代前后移居毛里求斯的一批客家人, 凭借宗族亲人先行在毛里求斯站稳脚跟后, 通过“零散式移民”方式应邀或投靠而去, 同时也将祖籍地的客家话带到全新的生活环境中。

(3) 20世纪80至90年代移居毛里求斯的另一批客家人, 年龄介于45至65岁之间。他们大都因投亲靠友或婚姻关系移民毛里求斯。由于在毛里求斯生活的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 因此他们的客家话都很纯熟。^④

三、从华人移民窥探海外汉语方言的承续与发展

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塑造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面貌, 推动了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同时, 又使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发生交流, 产生新的文化, 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向前发展。海外汉语方言是海外华人社区的根基, 是传统华文学校教育的基础语言。华人移民所带来的汉语方言, 在新的环境中与传统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 一方面, 海外汉语方言文化元素融入居住国的地名文化景观, 从地名中可窥见华人的移民史、经济史和民族史; 另一方面, 在继承、渗透和交融的过程中打造了全新的文学艺术形式, 方言戏曲、方言小说、民俗等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① 数据均来自笔者赴古巴调查所得。

② “唐人仔”和“唐人女”在粤语中本应指纯华人血统的男孩、女孩。

③ 朱梅麟是土生华人, 1911年生于毛里求斯, 成年后随父从商的朱梅麟担任过毛里求斯的议员、地区事务部部长,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华人的权益做出了卓越贡献。

④ 本文关于各国华人社区的信息, 主要来自笔者的实地调查, 其中毛里求斯华人移民的信息, 来自广东梅州嘉应学院吴忠伟老师的调查, 在此谨致感谢!

（一）华人移民塑造中文学校教学语言

华人通过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在海外开枝散叶，为了保证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便使得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日趋紧迫。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群体改变了居住地的语言需求，对当地的语言教学格局产生了影响。从早期海外华人社区的中文教育办学形式和教育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对中国本土旧式教育的移植与仿创，主要以家塾、义学、书院等为主。^① 华人融入移居国社会环境后，逐渐开办中文补习班和学校。不管各个时期的教学形式如何，“语言教育”是华人社区内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早期的海外华文教学来看，以方言族群社团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主要以招收华人子弟为主，各籍方言成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因此，海外汉语方言作为教学语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 越南胡志明市华校的教学语言

在越南胡志明市华人社区中，粤方言广府话是其主流方言且具有较大的人口基础。来自中国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区的华人到达该地后也开始使用粤方言广府话，就连一些越南本土的生意人也能简单使用粤语交流。

粤方言早年曾是越南南方很多华校的教学用语。根据调查所知，“二战”之后，越南南方以粤方言广府话为教学语言的中小学就高达400余所，仅越南西贡（后改名“胡志明市”）就有200多所。^② 笔者从一位祖籍广东潮州50多岁的发音人口中所知，当年他从乡村到胡志明市求学，还需要寄宿在广府籍老师家中，先学习粤方言广府话才能够进入当地的华校。由此可见，广府人的移民方式对社区内部的教学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通过教育的形式使得粤方言广府话在越南华人社区内部得以传承。

如今当地的华校虽已改用以“越南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方式，但在一些教授专业技能的学习班里，还保留了以粤方言为主的教学语言。

2. 美国三藩市华校的教学语言

成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的三藩市美洲中华中学校，是美国华人社区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华文学校，距今已有100多年。学校最初以社区中通行的粤方言台山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后来，大批广府人通过“批量式移民”进入三藩市，直接改变了社区内部的民系结构，对社区的语言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1926年左右，该学校改用粤方言广州话进行教学。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通过“零散式移民”的方式进入美国。这批新移民接受过中国国内的标准语言教育，很多都是“无方言族”^③。新华人群体进入老社区之后，因语言上的阻碍造成了新旧华人之间的隔阂。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形势下，祖籍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正值该校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华中学校于1988年开始设立华语教学班。华语教学班设立初期缺乏广阔的应用市场，只有少部分学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民系的中国移民进入美国三藩市，对原本的老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产生了进一步影响。当地华校认识到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语言改革。2007年，该校停招广州话班。2010年，学校全部取消粤方言教学。现如今，学校的教学语言都已经改为华语。

20世纪之前，华文学校和华文教学在海外华人社区中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不同方言背景的华人社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社区内部的华文教学语言主要以各自的方言为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海外华文学校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地获得知识启蒙，传

① 吴莹：《异域与本土：近代英属马来亚华侨教育百年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 越南使用粤方言进行教学的华校数量，均来自笔者海外调查所得。

③ 所谓的“无方言族”，即当代出现的只会说普通话，不说任何一种方言的群体。参见游汝杰：《汉语研究的当代观和全球观》，《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

承中华文化,许多学校废弃方言,开始使用国语教学。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也给海外华文教学语言带来深远的影响。越南胡志明市和美国三藩市华校中出现的教学语言的替换现象,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二) 华人移民奠定海外汉语方言文化基础

华人的“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方式不仅在海外播下了汉语方言的种子,还为后期形成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维持了海外汉语方言的生机与活力。在海外华人社区内部,海外汉语方言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社区”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来自不同民系的汉语方言元素和文化元素,在海外华人社区内部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的粤方言文化

美国三藩市唐人街是世界上的几个大唐人街之一,使用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的华人在社区内尽情地展示粤方言文化。在该唐人街内部,粤方言广府话和台山话是主要的交际语言,社区居民将方言元素融入其生活文化中的每一个部分中,我们可以从地名文化中窥见一斑。美国加州西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因西班牙神父 San Francis 而得名。1848年发现金矿后,因劳动力不足,大批广东农民被诱骗至此掘金,成就了美国西部城市的繁华。华工嫌此地名过长不便记忆,取该市英文名称的头三个音节“San Francis”的谐音,译为“三藩市”。它是早期移民居住于此的粤方言使用族群常用的译名。由于此地盛产黄金,又称为“金山”。以致后来那些少壮出国到美洲做工,老大回来的华侨被当地人称作“金山伯”。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轰动世界,巴拉瑞特被称为“新金山”。不少中国劳工也跟随当时的淘金潮来到巴拉瑞特,将原来淘金地“圣弗朗西斯科”改称“旧金山”。“三藩市”和“旧金山”之名,蕴含着深厚的地方文化和生活理念,延续着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精神。

来自广东地区的四邑人(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和三邑人(南海、番禺、顺德),把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带到美洲社会,在长期与异族交往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语言文化融入主流社会的方方面面。^①在三藩市唐人街的街头,酒楼中至今保留着祖籍地粤菜烧腊、点心和饮茶的各种叫法。华人甚至复制国内广州独有的春节花市,春节“摆花街”“行花街”等节日习俗一直在华人社区流传。

2. 泰国曼谷唐人街的广东潮汕文化

泰国曼谷著名的唐人街耀华力路满溢着典型的广东潮汕文化。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唐人街上,随处可见潮菜卤味、潮州小吃、工夫茶。特别是在春节期间,街内挂满且听得到的贺语多是广东潮州话中的“新正如意”,而非粤方言的“恭喜发财”。除此之外,以潮州话为表现形式的潮剧也在泰国流传。耀华力路见证了潮剧在异域他乡繁荣的巅峰时期。曾于此存在过的五大剧院和五大戏班,正是广东潮汕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十字路口。源自南戏的潮剧,是广东潮汕文化的浓缩精华,南戏自明朝传入潮汕地区,并以潮州方言进行演唱。在潮汕地区站稳脚跟后,随着潮州移民走向海外。

潮剧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在泰国落地生根,20世纪20至40年代繁荣发展,20世纪40至80年代几经低迷和苏醒,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泰国再次勃兴。如今,潮剧以“潮调泰语剧”这一新形式逐渐融入泰国本土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时至今日,泰式潮剧“优泰剧”已成为泰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泰文化交融的结晶。泰语潮剧的产生,在丰富潮剧表现形式的同时,亦增强了泰国民众对华人及其族群文化的了解。^②由此观之,所有这一切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华人早

① 周云汉:《三藩市——方言的宝库》,陈晓锦主编,甘于恩副主编:《汉语方言在海外的播迁与变异 第四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6—28页。

② 陈子:《潮剧在泰国的传播与发展小议》,《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期通过不同移民方式，将汉语方言、汉语方言文化的元素植根在异国他乡土壤的努力。

四、余 论

在近现代几百年海外移民的历史中，华人通过“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的方式在海外形成大小不一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进而造就了社区内部三种不同竞争力的汉语方言类型，即“一枝独秀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长型”。这不仅塑造了海外华人社区中文学校的教学语言面貌，还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文化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之后，华人移民方式的地域性特征逐渐淡化，以教育、商贸等为目的的移民成为新世纪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无方言族”新移民进入旧有的海外华人社区之后，逐渐冲击了华人社区原本的汉语方言文化景观。加之侨居国的语言政策影响，使得汉语方言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内部逐渐下降。我们应当认识到海外华人社区的方言文化已经成为侨居国多样文化的一种形式，并清楚地意识到华人社区的方言文化景观是外国群体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我国致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环节中，海外华人社区的方言与文化是不容小觑的力量。

为了激发海外汉语方言的活力，挽救濒危的海外汉语方言，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汉语方言在海外的使用人口数量、使用范围、使用频率和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基本情况，^①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其中，语言教育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关键手段。今后，我们要基于持续升温、大有可为的汉语国际教育，要以培养本土化的“双语双方言”人才作为工作重心，精准定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区特色。从孔子学院的课堂内容和形式着手，融入与当地华人紧密相关的语言文化元素，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同时，我们还可以基于国内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构建起“全球汉语方言档案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把不同汉语方言以视频、音频和书面文件的方式存档。利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打造功能性的三维立体化身，为海内外汉语学习群体提供广阔的平台。一方面，可以凭借海外华人社区的力量强化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保护和传承海外汉语方言与文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多样发展和延续。

Abstract

From Chinese Immigrants to Look at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CHEN Xiaojin ZHANG Ce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iced the proposition that immigrants affect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s the largest immigrant group in the world, the flow of Chinese

^① 戴庆厦、田静：《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二》，《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immigrants has laid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discusses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how Chinese immigrant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ies and how they affec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overseas fieldwork over the year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and examin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migration in batch mode” and “immigration in scattered type” in different periods joint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on five continen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and then created three different competitive types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namely, “one-of-a-kind”, “evenly matched”, and “wane and wax”.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mother tong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new era, and points out that after the new immigrants of “no dialect” enter the traditional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hey gradually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old Chinese community. 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and save endangered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expansion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dialects with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development types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based on facts. Second, based on the language statu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further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o a certain ext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inese dialect and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a form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host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window for non-Chinese groups to understand China. In China’s efforts to enhance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dialect and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forces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thus better serve the country’s strateg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and cultures, and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Chinese; immigration methods; transmission; development